武汉一夜

■金春妙

我推着银灰色行李箱立在地球形状的校门口。无数次从儿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中凝视过、抚摸过这扇门。两年后终于在暮色中抵达。席卷的风包围了我，及脸上的伤疤。

“口罩”结束已半年，大学管理依然很严，只有本校学生过来接，门口保安才放行。儿子正在化妆，接到我的电话立即骑着一辆自行车飞奔而来，他将我的行李箱托管在宿舍管理处，又急急地飞驰而去。在视频里见惯了儿子上台的姿势，独奏，四手联弹，合唱，伴唱，小组唱，指挥，我不知道他今晚参加的是什么比赛。能赶上他的演出，总归是兴奋的。

学校很大，岔道很多，我们朝着人流多的道路行走。身边不时掠过三五成群穿着演出服的学子，知性与美貌并存，青春真好。一个手持长柄雨伞的大一男生得知我去看演出后欣然带路。他走路带风，好像上京赶考似的。我的目光落在他褪色的棒球服上，肩部有线绽开了。他几次慢下脚步等我跟上来。我们拐进了地大的隧道。隧道两侧画满壁画，类似我在法国塞纳河桥上看到的涂鸦，五彩缤纷。还有一些文字穿插其间，“上天”“入地”“下海”“登极”“美丽中国·宜居地球”，透露出这所大学独有的气质。男生聊起即将到来的音乐会，称自己没有音乐细胞，只会唱校歌《勘探队之歌》，说着哼起来，“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的思绪飘远：总有人间一两风，填我十万八千梦。奔赴山海，笃志前行，虽远必达。人生最快的脚步就是对梦想的坚持啊！

出隧道，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到了西区。和北区的精致、现代不同，西区是辽阔的、动感的，大礼堂，操场，图书馆，攀岩馆散落在西区。西区马路对面是东区，那里主要是研究生院，全国闻名的化石林隐藏在东区。有嘹亮的歌声传过来，我们循着歌声过去，来到弘毅堂。一幅红色的广告牌前，一支队伍正在练歌。男生一身黑西服，精神帅气；女生一袭渐变墨染长裙，端庄高贵。儿子朝我挥挥手，然后又专注投入到练唱中去。他的西服被撑得吊在腰间。儿子长高了，却依然困在高中穿过的西服里。我很内疚，没有及时给他添置西服。一个西装笔挺的青年在指挥，看不出是老师还是学长。

教育学院，经管学院，地质学院，李四光学院，珠宝设计学院等二十多支队伍精彩亮相。各学院重视程度从形式缤纷的舞台效果可见一斑，不少团队请了外援，更多的是教授和学生组成的团队。我坐在教师家属区，心潮澎湃，眼眶湿润，仿佛回到我的师范时代，那时候也这样激情演唱。曾唱《过雪山草地》的几个学长如今当了大学老师，他们以长征的精神激励追梦的旅程。

儿子所在的艺媒学院团队上台时掀起了高潮，他们几乎没用什么技巧唱《起航》。时而低声细语，“为梦想，我们扬帆起航——”，时而高亢激昂，“为梦想，我们扬帆起航——”，时而多声部交织环绕，“为梦想，我们扬帆起航——”，把观众的情绪点燃，弘毅堂内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

掀开帘子，走出弘毅堂。一股寒风扑面而来，裹着又急又猛的大雨。我穿过连廊。白衬衫黑领结的老教授们面壁练唱。我很诧异，为风雨中依然挺直腰背的老教授们，他们精神饱满，全然不顾寒潮已至。

第三食堂灯火通明。完成演出任务的学生正在犒劳自己的胃。还没上场的师生这里一队那里一团正练得起劲。儿子终于等来了他们的分数，接近满分，一骑绝尘领跑其他学院。他们是专业团队，团员来自学院星空合唱团的老师和学生，曾多次上过央视春晚。

出食堂，外面的温度骤降了20℃。伞面被狂风撕扯得支离破碎。儿子哈哈大笑，还好，风骨还在。他将手中的雨伞递给我们，自己顶着风雨前进。我的鞋子灌满雨水，嘎吱作响。耳朵冰成一坨，生疼生疼的。我们跑进校园超市买伞。暖气一点一点驱散风寒。我们重又走入风雨。亲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时光远逝。我一想起武汉，不是美食天堂的过早，不是暮霭沉沉楚天阔，不是黄鹤楼江汉路楚河汉街光谷广场武汉长江大桥；不是武汉大学的凌波门、锋芒毕露的越王勾践剑。是什么呢？是长柄男生的热情阳光，是银发教授的精神饱满，是洋溢着青春和热血的歌声，是夜色难免黑凉前行必有阳光的信念……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人也！衣服可旧人可旧，精神不旧也！One night in 武汉，那晚的寒潮令人猝不及防，但歌声像一面旗帜在心头飘扬。

乡村电影院

■黄晨升

芳庄乡周垟下村有一座用石头砌成的老房子，这就是当年的周垟电影院，一个曾经让我心驰神往、现在也魂牵梦萦的地方。

这座二层的房子，在外部造型和内部结构上与浙南山区常见的木结构房子颇有不同，因为它最先是作为大队会计室建造起来的，一楼全部打通，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室内空间。大队会计室搬出去之后，这座房子被一户村民买走了，他们家居住在二楼，一楼仍旧是空荡荡的闲置空间。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来自芳庄乡高岙村的电影放映员林步塔看中了这座房子的一楼，于是采用租赁合作的方式，在这里开起了电影院。时值改革开放以后，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村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求日渐强烈，周垟又是个人口大村，因此，周垟电影院在当年可谓火爆一时。我家就在电影院几十米开外，家门口便是大伙儿去电影院的必经之路，因此这座电影院在我的成长记忆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每天下午四点多，我刚放学回到家不久，就能看见林步塔师傅提着一个硕大的铁皮盒子往电影院走去，这就是当天晚上要放映的电影胶片。“阿塔，今晚放什么电影呀？”正坐在院子里分纸（芳庄古法造纸的一道工序）的嬷嬷婶婶们总是问。“彩色战斗片，你们大家早点来哎！”阿塔师傅一向都是笑眯眯的。为了能看上电影，我也抓紧时间完成作业，催着妈妈早点做晚饭，又向奶奶讨要买票钱。

六点多，村民们从四面八方陆陆续续到达电影院。票价不贵，五毛到一元不等，大家购票进入，耐心等待。售票员就是房东，一位

慈祥的阿公，像我这样的邻居小孩子，通常象征性地给个两毛钱就能进去，有时我奶奶没零钱可以给我，还能带我去“刷脸”入场。淳朴村民的邻里之情，着实暖人心。

在当晚那部电影正式放映之前，阿塔师傅会先放映一小段其他电影片段，20分钟左右，一来可以暖场，二来也是为了等待一些路途偏远的观众，非常贴心。

我一个同学的阿婆是村里的挑担货郎，此时也会挑着她的货担来到影院门口坐下摆好，五分钱一包的酸梅粉、一毛钱一粒的姜糖、两毛钱一块的芙蓉糖，在阿婆亲切的叫卖下，在昏黄灯光的映照下，格外诱人。不是每个小孩都有足够的钱买零食，但买了电影票还有剩余零钱的小伙伴，则一定会买些好吃的和小伙伴们分享。众乐乐的感觉，真好！

那时候，一部电影通常由三四卷胶片组成，每放完一卷，阿塔师傅都要在放映机上手动更换下一卷，这短短的几分钟间隙，就成了观众们的“尿点”，顽皮的小孩子，也会趁此机会高高举起自己的手，在大银幕上映出各种图案。每晚当电影放映到最后一卷胶片时，便不再售票，房东大大方方地将大门打开，所有人可以自由出入。每当此时，一些刚做完家务的妇女也陆续来到这里，她们把观看最后一小段电影称为“看电影烂”，一来过过眼瘾，二来可以等电影结束时带自己的孩子回家。

那些年，这座电影院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人民送来了文化上的饕餮盛宴，这里也成了中老年人拉家常、青年人交流感情和孩童们肆意欢笑的欢乐天地。中老年人喜欢的《五女拜寿》《孟姜女》等，年轻人喜欢的各种武侠片、喜剧片、战斗片，多年以后我回忆起来依然印象深刻。最难忘的是1994年放映周星驰的《唐伯虎点秋香》，周氏无厘头搞笑风格完全颠覆了大家对这个故事的固有印象，第一晚放映之后反响热烈，于是第二晚重映一场，结果观众还是爆满，甚至还有一些人特意从邻村赶来观影。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1995年春，我们村通了闭路电视，再加上湖岭造纸业日渐衰落，很多村民外出务工，周垟电影院很快便难以为继，并最终在1995年末停业。阿塔师傅，也从经营性电影院的老板，从此变成了走村串乡的露天公益电影放映员。

电影院旧址依然还在，透过木窗往里看，银幕发黄碎裂，刀光剑影不再。但是，任凭时光怎样流逝，曾经那些银幕上的悲欢离合，和现实中的喜怒哀乐，却是我这个乡村孩子永远不能忘却的年少记忆。在高品质影院如雨后春笋般的今天，在影音体验趋于完美的当下，我依然怀念当初在乡村电影院所看到的一张张质朴的脸，所听到的一串串欢快的笑声，所体验过的一段段邻里温情。

我从纸山来

■姚绍栋

我生在纸山，家里除了农忙种地，就是全家做纸，上至祖母下至幼妹，“统家忙”。那是纸屑飞舞的纸山家庭，家里各个角落，皆闪动纸屑的影子，满屋子纸的味道。

在纸山的世界，我们用纸勾勒出生活的色彩，用双手创造出纸的魅力。

我家的纸槽边流淌着一条清澈的小溪，冬季清晨，溪中菖蒲挂满冰凌，太阳洒在冰凌上，银光闪闪。冰慢慢融化，溪水声有些俏皮，“稀里哗啦——稀里哗啦——”，仿佛一直在我耳旁说笑话。纸槽的对面矗立着一棵五百多岁的银杏树，每当秋天来临，它就变得如诗如画，满树的金蝶在微风中翩翩起舞。而到了冬天，虽然失去了金蝶的陪伴，但它的枝头依然挺立，以一种坚韧的姿态面对寒冬。在银杏树与纸槽之间，是一片宁静的草地，草地上种着几丛四季常青的水竹，它们在风中轻轻摇曳。在这片草地的中央，停放着未入土的棺材，为了保护棺材板，上面覆盖着一层稻草，看上去就像一座座神秘的小房子。

我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那是屏纸销售的黄金时期。年仅十二三岁，我就基本学会了各道工序。

一到做纸的季节，全家齐上阵。家中幼妹，五岁便能叠纸。白发苍苍的祖母，戴上老花镜，右手提纸针，左手在纸岸上速度飞快，这项工作叫摸纸。我的家庭挺像一个艺术工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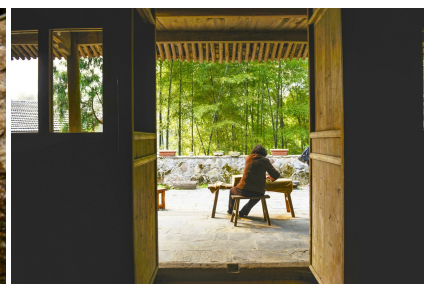
为了凑足学费，我整个寒假都在纸槽边忙碌着。因为身高不够，我脚下垫着几块拼凑起来的木板，左右走动时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那簇两个月未理的前额发梢像风中的帘子，时不时地遮挡我的视线。灰蓝白格子夹克里面穿着一件由好多种颜色拼成的毛线衫，这两件衣服的袖口都有些松垮，为了不让袖子滑到水里，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用稻草把袖口紧紧绑在手臂上。下身穿一件深褐色带黑点的涤纶单裤。它的拉链长在右胯，没有皮带扣和松紧带，我腰细，刚好卡在髂骨上方。脚穿一双白色的回力鞋，那是母亲卖了一担纸给我买的新鞋，我非常珍爱，生怕穿脏了，真想撩纸时把鞋子脱在一旁，但脚上没有穿袜子。双手长时间泡在冰冷刺骨的水里，冻得通红。尽管纸槽内湿气弥漫，寒意袭人，但我看到的是希望与未来，它们如同一道道光，照射在一层层土黄色的纸张上。这些纸张，就像是一扇扇通往梦想之门，因为我的学费就藏在这些纸张中，它们是我开启新生命的钥匙，是我追逐梦想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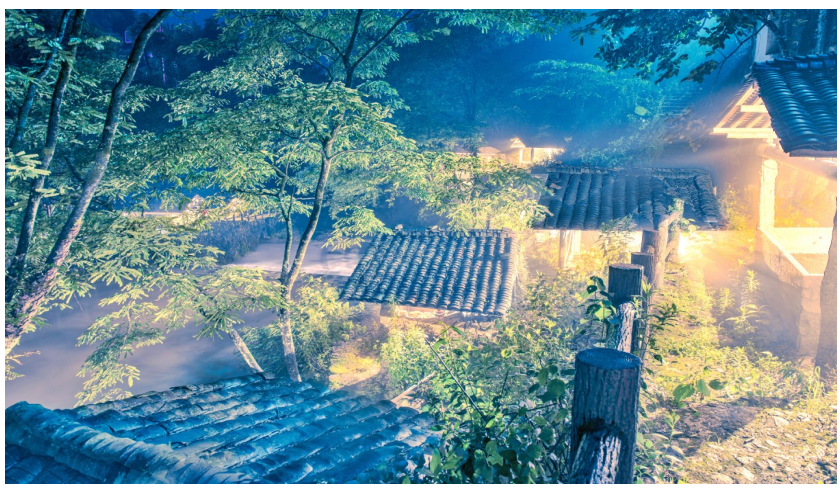
我做的纸叫做“二类”，操作步骤需要“两下半”，前撩一下半，后捞一下，一天撩1000张纸，每天要在水里“荡涮”2500下。

因身高与体重不够，最后一道工序总是要大人来完成，那就是“轧纸”。轧膀的尾部套着擂杠两头活榫。轧膀的头部固定在品字石下二口孔洞中，轧膀与高桩45度角处放上稳垫，稳垫上摆着纸岸，纸岸上再放上纸板和纸枕，纸枕摆放比品字石上口略高，轧杆头部伸进品字石上口，约20厘米处压在“元宝枕”上，压杆的尾部套上缆绳，用压棍绞动擂杠，缆绳收紧，形成一个闭环，将纸岸中水分挤压出去。

“泽国龙蛇冻不伸，南山瘦柏消残翠”。冬日的黄昏，家中大人外出，宁静的傍晚仿佛染上了神秘的色彩。对面水竹丛中的棺材屋变得更加神秘和富有想象力，不时传来的鸟鸣声像是为这个场景增添了更多的戏剧性。我有些害怕，眼睛不再敢直视前方，而是游走墙或地上。强大的压力使得我勇敢起来。尝试模仿大人的样子进行轧纸。尽我所能布置好纸板和纸枕，然后尽力将轧杆套入品字岩的孔洞中。然而，由于轧杆的尾部过高，缆绳的长度不够，我无法将其套入。于是，我决定通过自己的身体吊挂在轧杆尾部的方式尽力调整它，希望通过摇晃能够将纸岸稍微压下来一点，以便套入缆绳。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我预期的那样发展。纸枕在重力的作用下突然滑落，一条三十多斤重的栗木轧杆就像一根棒球棍砸向我的脑门。瞬间，我仿佛被雷击中，倒下后它压迫在我单薄的身躯上。至今回想起那一幕，似乎头部还会隐隐作痛。被轧杆压住的我不敢大声呼救，生怕惊动了对面水竹丛中的某些未知生物。在奋力挣扎后，我站起身来，强忍着疼痛，完成了轧纸的工序，然后肩扛着回到了家中。

我从纸中来，应到纸中去。纸山不仅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也是我永恒的归宿。那些飞舞的纸屑，便是我心中永恒的旋律，时刻奏响着我对家乡和家人的眷恋。





地址：浙江省瑞安市安阳街道万松东路218号 邮编：325299 电话：（0577）总编办：65816333 发行部：65836178 广告部：65917777 广告发布登记证：3303812017001B 全年订价：258元 印刷：温州浙报文化有限公司